

球

艾曼不見了。每個星期五晚上我們有著不成文的默契，在球賽開始之前艾曼必定會出現，有時是提早一小時，有時是開賽前一分鐘，有時他從下午就在我跟奇德家待著。就算如此，他什麼都沒有做，只是看著窗外，看著天花板，好像那裡有無聲的球賽正在上演。心情好的時候他會帶著兩手 Bar 啤酒出現（那是商店最便宜的啤酒）天狼星隊進球時，他會激動的站起來，連身式的鐵褐色工作服隨著他的動作，把洋芋片灑的到處都是。奇德曾說有次他的硬幣掉進沙發縫隙，他把手塞進沙發嘴裡頭想要把硬幣要回來。

「杜賓，你懂的，那是五十元金色的孫中山，如果今天是莫那莫那魯抖～或是蔣光頭我說不定就會放棄了。」確實，我光想著奇德側臥身子不斷嘗試把他那短小肥胖的手指塞進縫隙，那麼摳摳抓抓，便覺得滑稽好笑。

「他媽的，就算是一元的蔣光頭你還是會堅持把他拿回來。」我並不相信他會放棄，因為我們都很窮，哭爸的連一元上面的光頭都比我們有錢好幾萬倍。

猜怎麼著？奇德摸了半天，沒有找到硬幣，但拿出好幾塊不知道放了多久的洋芋片。我把他加在上週艾曼的啤酒裡，當兩隊球員在場上廝殺，廁所內也正進行著廝殺，艾曼差點在馬桶虛脫，連比賽最後傷停補時的兩分半也沒有辦法看完。但他依然關心天狼星隊的 10 號前鋒『獵犬』加斯科到底有沒有完成帽子戲法扳平比分。

『獵犬』加斯科最後其實有一波好機會。天狼星隊守門員綽號『蜘蛛』的雅爾辛接到球快速前丟，中場球員一個腳後跟推傳，球帶到加斯科，這是一個單刀跟對方守門員對決。

左晃回推到右邊，球離腳，飛濺的泥土，連艾曼在廁所都聞到了，這是一個強而有力的射正。0.01 秒內守門員判斷方向左撲，然而守門員猜錯方向，這球直挺挺的往右上一——。

全場的觀眾都屏息，如果這球進了，比賽將重新回到平手，進入延長賽環節。然而射門的力道大了一點，球擦到門柱上方，往觀眾席遠遠的飛去，離開電視機的轉播範圍。

哨聲吹停，比賽結束。獵犬的尾巴不再高高揚起，加斯科跪坐在草地上雙手摀住嘴，滿臉不敢相信。同樣不敢相信的還有我們，艾曼居然沒有沖水，偷偷摸摸的就跑走了。一聲不響就像瞬間人間蒸發了一樣，只留下廁所地上好幾十張的彩卷，就此成為連屁股都不能擦的廢紙。

「也許真的拉壞肚子住院了？」我這樣跟奇德說。

「拉你妹，在週日晚上我們不是還有在稻田裡看到艾曼。」他這樣說我才想起來，當時奇德非得要用清心的菁茶來套威士忌，我們騎經過有瓜藤那條路的側邊轉角，還沒到鐵皮工廠之前，遠遠的看到艾曼的連身工作服，像在田裡站崗的稻草人。但當我們接近，卻什麼也沒看到。

「那傢伙一定是輸了一屁股債怕被我們笑才跑掉，反正等到下週五晚上他就會出現了啦。」奇德說完躲到牆角回訊息，每次只要是家裡傳來的訊息奇德都會躲在牆角回，儘管他什麼都沒說，但上次他用電腦轉帳忘記登出，我偷看到他光上個月就轉帳回家五次，一下備註寫著媽媽住院一下寫著小妹註冊費，各式各樣的家庭理由，掏空他的存款。但他從來沒說，我也樂得裝做什麼都不知道。

「又在跟妹子傳訊息，什麼時候約回家一起吃飯啊？」

「下次下次，還不穩定，你長那麼醜等一下萬一嚇走人家，你上哪賠我？」

等到下個星期五，艾曼依然沒有出現，他就這樣憑空消失。我們問過幾個他時常出現的臨工地點「艾曼？好幾天沒看到了。」「他媽的，那小子還欠我錢，他上次說有個穩賺的機會跟我借了八千，你們遇到他叫他給我小心點。」「滾！」

也許那一天我們在稻田中看到的根本不是艾曼，也許只是穿的像艾曼的稻草人也不一定。我記得在遇到艾曼之前，那塊田裡有一個稻草人，套著連身式深鱗紅色的機車雨衣，頭上是全罩式安全帽，霧面深色玻璃，跟我記憶裡的恐懼完全吻合。

在我還是小學生的時候，我住在都市裡，同班有個總是綁雙辮子的女孩，髮尾的地方飛舞著兩個小蝴蝶結，像絲綢般，只給我摸。家離學校那麼近，我們脖子上掛著鑰匙，一起走路回家，只隔一個街口，她家跟我家。我們習慣在村里佈告欄旁貼著”耶穌復活了！”字條的電線桿說再見。

直到下大雨的那天，我們撐著傘，藍色與紅色的小傘，在路上跟積水玩耍，就像萬花筒裡的碎紙片那麼璀璨。海天一色，放眼望去都是水的身軀，我們跳過水坑，在無邊際的巨大怪獸身上跳躍，也像在天空懸浮著踩高蹺。路燈亮起，這是回家的最後時限，我們互道再見，約好明天再一起走路回家，在雨中。

在雨中，我腦海想起每次賣場將要關門時那清脆高亢的聲音「讓我們互道一聲晚安……。」

但那時的我太年輕，可憐的小杜賓跟女孩沒有注意到身後不遠處，一個帶

著全罩霧面安全帽，穿著像乾掉血液連身雨衣的男人，萬花筒從不只滿足於觀望人的眼珠。不，我確實看到了，在年幼的小杜賓咖啡色的瞳孔還沒變為黯淡前，曾結實的倒映過這個男人，只是那時還不以為意。

那天晚上，晚餐是父親的大通鋪火鍋，把所有的食材都丟進去，湯嘖嘖嘖滾，一切就可以吃了。女孩那天晚上有沒有吃晚餐呢？在某些下大雨的夜晚，我仍然會想起這個疑問，而女孩就此在所有人的面前消失。

當窗外的天空比大卷尾的羽毛還要漆黑時，小杜賓被叫醒，女孩的父母、學校老師、在課本上學過——名叫警察的人，問了小杜賓從下課離開學校後一路的經過，鉅細靡遺。從那天起，有好長的時間，小杜賓都沒有再走路回家，總有人騎機車或是開車接送。

高中的某天，天都黑了，從補習班騎腳踏車回來的路上，在不知道被誰撕去只剩下“耶——復活了”的電線杆旁，我從佈告欄海報看到曾經的，她的臉。照片不會成長、不需要考試、不會戀愛，女孩的笑容永遠不會僵掉，封存在寫著姓名、年紀特徵、身高體重的海報，跟著其他陌生人的面孔，對著走過的人說晚安，晚安。

第一次遇到艾曼也在同一個稻田，那是回家的必經之地，我緩速騎著機車，在週五傍晚，雲霞積攢著雪莉桶的琥珀色，艾曼就站在田邊，他聽見機車接近的聲音，轉頭看我，他沒有開口，像個稻草人般望著我。

「你有看到戴安全帽的那個稻草人嗎？」路過他後，我踢出側柱走下車，走向稻田附近，隔著灌溉的小水溝我停下來問他。

「穿雨衣的那個？我讓他消失了，他不被需要。」

「你有聽說過氣球人的故事嗎？」在我還沒來的及回答他上一句話時，他已經接著開口，甚至沒有等我回答有聽過還是沒聽過，他自顧自的往下說：

「曾經有一個好吃懶做的妻子跟一個勤奮的丈夫……。」

「為什麼是妻子好吃懶做而不是丈夫好吃懶做。」我認為這個故事光開頭就留有父權主義意識下的遺毒，身為新時代的男性我向他表達表面上的抗議，並要求他更正。

「有差嗎，這只是個故事。」他冷冷的看我

我環顧周圍，除了艾曼，我肉眼沒有看到其他人，我吩咐他如果以後再有其他人的場合，千萬要注意說詞，並示意他繼續往下說。

「曾經有一個好吃懶做的妻子跟一個勤奮的丈夫，為了滿足妻子的虛榮心跟物質欲望，丈夫在論件計酬的紙箱組裝公司，每天天一亮就工作到深夜，就算帶著薄橡膠手套，被紙不斷割傷的傷口仍然沒有完全癒合的一天，傷口不斷的結痂，又裂開。」

這是一家效率掛帥的公司，丈夫的手腳不算慢，但有點年紀的他，卻比不上年輕的小夥子，時常被主管斥責。

「動作快一點！」「廢物」每當丈夫被主管責備，他的衣服好像瞬間緊繃了一點，整個人似乎變得比以往輕盈，工作效率也更加快。等到回到家，在晚餐過後（晚餐依然是丈夫準備）丈夫總會偷偷的躲在廁所掀開上衣，在背後赫然有一個小氣塞，丈夫反手旋開氣塞「嘶——嘶」的聲音持續了一會，隨著聲音，丈夫原本緊繃的上衣又變得平合服貼。這是丈夫的秘密，日復一日。

直到某一天，妻子無意間發現，經過一番逼問下，丈夫被迫坦白。那天夜裡沒有秘密的丈夫睡的特別香、特別沉。妻子在丈夫身旁卻輾轉難以入睡。每當身體裡有更多氣體時，身體將變得更輕，手腳的速度因此能變得更加敏捷迅速，那不就可以賺到更多的錢嗎？妻子忍不住這樣想。

就這樣一天、兩天，念頭不斷在妻子腦海盤旋，像童年第一口糖，總讓人垂涎難忘。第三天的深夜，妻子終於忍不住，趁丈夫蜷縮身子熟睡時，將氣塞打開……。

說也神奇，丈夫以肉眼可察的速度，變胖了些。之後的每天，妻子自告奮勇向丈夫接下每天打開氣塞放氣的任務，卻一次也沒有真的洩氣，反而悄悄在丈夫熟睡後重複自己的行為。並且為了不讓丈夫察覺，偷偷將丈夫的衣褲加大，或以禮物的名義換新尺碼「我這麼做，不就是為了我們好嗎。」妻子心裡這樣想著。

丈夫在公司因為業績持續增長而備受表揚，不再被上司責罵，妻子的首飾衣著也越來越高檔，家中裝潢與傢俱全面換新，甚至還把窗臺改成巴洛克式只為了跟鄰居炫耀。

月光從敞開的落地窗無聲礙的侵入。妻子想，如果再加把勁，那麼再過幾天就可以請個傭人，說不定還可以請個主廚，改天閨蜜來家裡多有面子。正當妻子跟著幻想心滿意足時，忽然間，丈夫整個人飄了起來，妻子連忙伸手想要抓住，卻比不上丈夫上升的速度。丈夫順著新蓋的拱頂飄出窗台，大理石製的維納斯雕像靜靜的，看著丈夫往上飄升，也靜靜的看著妻子跳上跳下用手邊的長物想勾到丈夫。

妻子連忙大喊呼喚丈夫的名字，然而似乎是連日積累的疲憊，丈夫呼呼大睡，沒有一絲的察覺。就這樣，丈夫飄上天空，就像天燈，從肉眼可見洗衣機般大小、變成水桶、星子……最終消失不見。

沒有丈夫的妻子，變賣家產，過著如往常般的生活，幻想著有天丈夫會再回來。最終債台高築，不知去向。有人說曾在巴西里約熱內盧的上空看到漂浮的圓形物體，也有登山客指稱在珠穆朗瑪峰三號營地外看到類似丈夫外貌的人，但最終都沒有獲得證實。

「搞什麼，見鬼了，操你媽的。」奇德連聲咒罵，我也加入其中，只因天狼星隊，即將要迎來三連敗。比賽進行到第 87 分鐘，比數 5:0，哪怕整場比賽天狼星隊持球比率高達七成，也擋不住對手凌厲的攻勢，球隊後防就像被踹爛的蟻巢，亂成一團。今天之前恐怕沒有球迷想像得到，總在『賠鞋』培因德謝甲級聯賽坐一望二的天狼星隊，那個從聯賽有史以來拿過最多次冠軍的球隊，居然要輸給去年的聯賽倒數，而且還是五比零的大比分。

「逼逼！」天狼星右翼 23 號後衛一個禁區小動作拉球衣阻擋快攻，對方被拉倒，雙手高舉示意犯規，裁判吹哨後掏出紅牌，加罰點球，教練氣的將帽子砸在地上，球進，終場以 6:0 結束比賽。當晚那個曾六度帶領球隊拿到冠軍獎杯的傳奇教頭 羅森·卡穆 旋即遭到無情解僱。

「操你媽的，幹」奇德走到電視邊原本要關掉電視，卻忍不住朝電視上方槌了一拳，電視波紋閃爍了一下，接著畫面全無。我沒有責備奇德，因為我已經用啤酒罐把時鐘砸爛了，啤酒灑了一地都是。窗外出現各種呼嘯跟咒罵聲，還有人開槍。

但我知道奇德心情不好不只是因為球賽，稍早他那個“生病住院”的媽媽來找過他，他沒有請她進屋，他們走下階梯，在庭院草皮爭執，斷斷續續聽到「你……生下來就有義務……」「我真的……這是最後一次……。」

奇德跑回屋內他的房間，在衣櫃搜索一番，從一個 vans 鞋盒內層裡拿出幾捆鈔票，他還把盒子倒過來，確認沒有一個硬幣或是紙鈔卡在裡頭，我假裝要去廁所，偷偷的從他沒關上的門縫偷看。

他把那幾捆鈔票跟桌上存錢筒內的零錢都給了正在庭院等待的老女人，那女人則把年老傳染給奇德，他又多長了幾歲，夜班與加班的時間無限延長。

「艾曼，得不到愛的愛，快慢的慢」當他把氣球人的故事說完，向我伸出手。

「杜賓，杜賓狗的杜賓」我一直到他自己坦承，才知道他第一次自我介紹沒有一個字是正確的，雖然聲音聽起來相同，但全是唬爛。老實說艾曼好像也沒說錯，我們都是得不到愛的人，就像金城武說的：『世界越快，心越慢。』

我的故事不多，於是我把小時候發生的事說給他聽。

「我知道」我不覺得他真的知道，至少他顧及我的感受，願意附和我。

「你們家有電視轉播嗎？我看你穿天狼星隊的球褲」艾曼指指我深藍條紋夾雜白色短褲的標誌

「如果你願意提供一手啤酒的話……」我聳聳肩，其實就算沒有啤酒也沒關係，如果他是天狼星隊的球迷，而且他識貨，看得出來我的褲子，不像工地的會計，上次看到我的褲子，脫口而出「那是鬼頭褲？我最近也想要買一件鬼頭褲。」鬼你媽。

回我們家的路上，我騎車載他彎去連鎖超市，他買了一手 Bar，用口袋裡皺巴巴的鈔票。奇德沒有說什麼，喝了酒後，他們瞬間變成認識十年的老鄉，你哥哥的學長剛好跟我同一個學校，諸如此類的關係連結。那天如同嗅到血味的獵犬，加斯科進了兩顆球，總進球數名列當季射手榜排行第一，卻依然抵擋不住天狼星隊落敗。奇德把冰箱裡的啤酒喝個精光，還附帶一瓶喝到見底的仕高利達，酒後奇德不斷嚷嚷要搬去培因德謝定居「總有一天，我要離開這鬼地方。」這是奇德睡著前一手抓著拖把一手抓著牙刷發出的重大宣言。

安頓好奇德後，我出來抽菸，那天的星星很亮，艾曼提議，不如我們散步一段吧。我們沿著路燈走，走在光與光圈交際的邊緣，雖然大腦告訴我們，在這條柏油路上，你很安全，但我們依然行走在有光的那側。

神說：「要有光。」就有了光。創世紀第一章第三節。經常，當我們回到家，一片漆黑，如果是奇德先踏進家門，開燈時他會這樣說。另一句他常說的是「拉撒路出來」約翰福音第十一章第四十三節，當他在廁所撇大條時。

「其實丈夫是醒的吧」我們一邊散步時，我開口

「什麼？」

「你說的那個故事」

「可能吧，但我寧願他是睡著的，有時候睡著比醒著還幸福，就算不是真實的也好，人們為了虛假的事務，有時候也願意付出一切，而不願意醒來。」

我們走過一片平常不會經過的樹林旁，踩過葉片的陰影，工作長靴發出喀機喀機的聲音，我不禁好奇蹲下查看。艾曼看見我停下，拿出手機打開手電筒功能。原先以為的葉片，原來全是蟬的屍體。

我用食指輕輕滑過一片蟬翼，像撫摸著曬在圍牆太陽下巷口打盹的小貓，深怕去打擾這片翅膀主人的睡眠。

有時候我總會有個衝動念頭，就像現在這樣的夜晚，什麼也不帶，什麼也不拿。就這樣一頭走進黑夜裡，走到沒有任何路燈醒著的地方，走到沒有任何人認識我的地方。「我想，丈夫當下如果醒著，他是不是閉著眼睛假寐，感受妻子正在做的事情。或是更早之前，早在妻子修改他衣物時，他就發現了，只是沒有反應，繼續承受著名為日常的生活。直到那天晚上，他閉著眼睛，就這

樣逃走了。」

奇德離職了，或者說被迫離職。在天狼星隊四連敗的那天，上半場原本是完美開局，6'、17'、45+1'各進一顆球，加斯科一進球兩助攻，場邊球迷歡欣鼓舞雷動。不料下半場大風吹，先是開賽不到三十秒一個烏龍球守備，接著在75分鐘時，對方換上替補前鋒老將，33歲的『長矛』卡拉度上場，77' 79' 83'，不知道是腎上腺素大爆發抑或者是吃了禁藥，一個帽子戲法，打得天狼星潰不成軍，終場4:3讓曾經的銀河不敗艦隊又吃下一個敗場紀錄。

奇德也吃下一個失敗紀錄，這週他母親三度跑到他上班的工廠找他要錢未果（你看！居然是一個討錢式的帽子戲法），當即變臉在工廠歇斯底里大聲咆哮，甚至動手將工廠的產品破壞一番，奇德嘗試阻攔，最後與保全協力將母親拖出場外，據現場認識的其他人事後所說：「天知道這個老太太從哪裡鑽進來的，保全加奇德總共三、四個大男人都架不動。」

奇德被招喚進辦公室，雖然說是辦公室，其實是工廠裡的貨櫃隔間。老闆好心的沒有跟奇德求償，他知道就算求償，奇德也付不出錢賠償產品損失，相對的，他要奇德簽下自願離職協議書，奇德沒有選擇，就算要打被迫離職協商或官司，他沒有時間也沒有錢。

在老太太被驅離的三個小時後，收拾好東西的奇德也出現在工廠鐵門之外（嚴格說起來沒有什麼好收拾，員工置物櫃裡頭不過是又一件破舊充滿污漬的工作服，一套棉布工作手套，一個一百五十元跟連鎖速食店合作推出的天狼星隊10號前鋒「獵犬」加斯科的動頭公仔，動作定格在右腳踢出的射門動作，而右手可以自由擺動做出他進球後的招牌動作，一個像是對愛人的親吻招呼。）

當然上述的這一切，都是隔幾天我向其他人探問而來的。具體離開工廠後，奇德去了哪裡，沒有任何人知道。奇德消失了，就像艾曼或者是我童年裡的那個女孩，他們到底去了哪裡，沒有人知道。

唯一我知道的是，奇德曾經回過家，他的外出工作鞋擺放整齊的在鞋櫃裡，就在他說了幾百次不用丟、不用丟，只要強力膠黏黏，卻一直沒有行動的魔鬼氈鬆脫涼鞋旁。我回家的時候，面向公有墓地那側的窗戶敞開著（這是房租便宜的主因），旁邊的電視也開著，窗簾不時打在電視機臉上，下方放零食的老式櫃子右側半開，一隻獨立樂團『草東沒有派對』周邊印有歌詞「殺了它，順便殺了我」的室內拖被主人留置在那。那另一隻呢？外邊沒有人踩踏經過的痕跡，我以為如果在房子裡找到另一隻拖鞋就能找到奇德，我找到藏在床底下的R18飛機杯、找到放在衣櫃裡沒吃完的大燕麥片，卻找不到拖鞋與奇德。我想……看來下個月，我要自己付房租了。

如果有人正在辦喪事，小到道士手上的搖鈴、或大到白幡，從我們家的窗戶望出去都可以清楚地看到，當然西搜米跟電子花車脫衣舞女郎也是一清二楚。老實說，我不怕鬼，但卻害怕一個人在房間獨自入睡。恐慌的感覺會隨著夜晚加深，在黎明前一刻，濃的像看不見杯底的茶水，具現化為一個戴全罩安全帽，有著防水雨衣的形體向我逼近，我的身體開始下雨，在床鋪，淪陷成一個人型沼澤。

那一段時間，我忙著下班後到處詢問有沒有人看到艾曼跟奇德，管區警察局我走遍了。先別說我不是他們的親人沒有資格替他們提報失蹤，更別說我連他們的真名是什麼都不知道，我灰溜溜地從警局離開，灰溜溜的騎經過鐵皮工廠回家。稻田裡，熟悉的暗紅雨衣裹著黑色手套向我招手說 HI，彷彿是多年不見的知心好友。

我全身的雞皮疙瘩都麥可傑克森了起來，我掉頭加速離開，眼睛沒有離開過後視鏡。他就站在那裡，分不清是被風輕輕的搖動，還是緩慢地朝我前進，隨著速度在後視鏡上變成一個小點，某一秒鐘消失不見。

隔天開始，我寧願多騎十五分鐘穿越墓地中間的泥濘小路，卻不願意再經過稻田回家，在生命中某些事物遠離後，我懷疑雨衣正不疾不徐的向我逼近。

不論有沒有在家，我都打開著電視電燈，佯裝屋內有人，我在附近的租屋社群與當地交流網站，發佈尋求室友的貼文，還沒有等到有人回覆，雨季就來了。

大雨讓工地停擺，在積水消除之前，不會復工。我被迫待在家裡，像被海洋包圍的孤島，雨聲從上方襲擊鐵皮，遮蓋所有聲音，我將電視聲量轉到最大，一邊等待著週五球賽開始，一邊踱步反覆查看窗外有沒有什麼出現。就當我從電視旁窗戶，走到門前時。我看到一顆黑色圓頂高出圍牆一截，讓我差點尖叫出聲，我立刻蹲下身子，告訴自己：

「杜賓，都是幻覺。杜賓，冷靜點。督嚕督嚕大大大」我雙手遮掩住嘴巴，顫抖的慢慢抬起頭。

什麼也沒有。沒有人、沒有任何東西，屋外是雨水組成的籠，鱗片抖動，鄙夷著嘲笑被困在屋內驚慌失措的我。

忽然，一個穿著亮綠色雨衣，渾身淋濕的中年人面孔出現在我眼前，我們隔著窗戶，清楚的烙印在對方眼中。

「掛號！掛號！門鈴按好幾次了。」原來是戴著安全帽的郵差……我悻悻然打開房門簽收，腦中不斷嘲笑自己傻，都是自己嚇自己。

我將信件隨手丟在門旁茶几。球賽轉播今天的比賽在溫德堡大球場，天狼星隊的主場。入座量高達十二萬人，當然今天沒有坐滿人，但少說也有個八、九萬人進場看球，一片藍白色的人海，更有大旗不斷揮舞，天狼星隊擺出 4-3-3 的進攻陣型，哨聲吹響，比賽開始。

雙方互有來往，比賽進行到 33 分鐘，天狼星的 10 號當家前鋒『獵犬』加斯科用大腿擋下對方傳球，迅速自己帶球過兩人，輕輕一挑，球越過對方守門員，也越過球門線。加斯科雙膝著地從草皮滑壘到場邊，隊友湧上來慶祝，全場觀眾歡呼吶喊。上半場結束，天狼星隊 1:0 領先。

進球時我也忍不住大喊，卻忽然發現身邊沒有其他人，少了艾曼少了奇德，只剩我自己一個人在房子，我抓不準距離，房子有些空洞。回音被雨聲掩蓋，就像現場的球迷鼓譟，這是振奮人心的時刻，但我心裡有一些感傷。

下半場開始，天狼星隊控球率領先，傳球成功率也都維持在 90% 附近，情勢大好，隨著時間前進，有望終結四連敗的戰績。

冷不妨，一個優秀的起腳時機，對手左中場瑞典籍的新秀球員中距離長射，『蜘蛛』雅爾辛撲對了方向，雙掌幾乎都要碰到球，但距離卻不夠遠，圓球有力的讓網子隨著震動產生波浪，雙方回到 1:1 平手。

隨著比賽進行，電子鐘時間跳至 88 分鐘，場邊裁判斟酌場上情況，傷停補時一分半。這時電視閃爍了一下，黑白的波紋由下扭曲到上，畫面瞬間全黑，倒映我還沒平復激動的面孔。

我走向前拍打電視機上方，真他媽關鍵時候掉鏈子。不經意抬頭看向窗外。卻見路燈的接續中，一個頭戴全罩霧面黑色安全帽，暗紅色連身雨衣的形體，正以百米的速度，朝我這邊奔來。就像電影鏡頭，從他奔跑的上方高速推進特寫到屋內我的臉。球場的鼓噪聲又回來，似乎在大聲喊著什麼，我無法仔細聽，也沒有餘力看比賽結果，我的耳膜充斥我的心臟。

我將精神定焦在他身上，腳步謹慎緩慢一直後退到門邊，右手反手轉開門把，倒退移動到大門之外，一隻腳踏下階梯。這時我的餘光被電視轉播畫面給吸引，比賽結束，比數 2:1。對手紅色的球衣在場上抱跳，天狼星隊的球員或跪或掩面躺在地上痛哭。

鏡頭特寫在加斯科身上，他雙膝著地跪姿就像上半場進球時一樣，臉上分不清是汗水、雨水還是淚水，又或者三者皆有。球評正無情的細數他這場的失誤，他的臉龐面對雨水朝向天空，高清的訊號，連加斯科不甘與懊悔的眼神都清楚可見。

這時雨衣怪物已經敲開窗戶，一手扶著窗框一手抓著電視當施力點跨過牆壁，腳下踩到的碎玻璃產生喀機聲，清楚可見。

隔著安全帽，我看不清楚他的臉，或者他本來就沒有臉。就在我絕望時，身子一輕，騰空了起來，兩隻專屬我的毛茸茸保暖室內拖鞋掉在階梯上，一正一反，如一個聖筊。

我不斷往上飄升，他追到我的身子正下方，在地面上停滯而抬頭。不動，像是一個稻草人望著。我也看著他，慢慢的越來越小，越來越小……。

電視斷訊前，我能看清的最後一個畫面定格在被隊友擁抱的『獵犬』加斯科身上。他哭著，也在鏡頭下越來越小。